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清稗類鈔 隱逸類

**徐侯齋賣畫為活** 徐昉字昭法，別字侯齋，長洲人。父忠節公汧，明崇禎戊辰進士，官少詹事，乞病歸。乙亥六月，蘇州破，正衣冠投虎邱橋下死。侯齋弱冠舉崇禎壬午鄉試。忠節將殉國，號泣欲從死，忠節曰：「吾不可以不死，若長為農夫以沒世，可也。」自是隱居終其身，與宣城沈壽民、嘉興巢鳴盛稱海內三遺民。書宗孫過庭，畫宗巨然，間法倪、黃。自署秦餘山人。得其遺墨者，視如拱璧。然貧甚，南岳僧洪儲時周之，曰：「此世外清淨食也。」嘗絕糧數日，黃九煙造訪，出手中畫扇，使童鬻於市，無售者，則曰：「黃九煙詩畫也。」乃得銀數錢歸。而侯齋及九煙皆怒，以為洩九煙名，趣返其值。豢一驢，甚馴，通人意，日用有所需，則以所作之畫卷，置籠於驢背，遣之。驢獨行，及城門而止，見者爭趨之，曰：「高士驢至矣。」亟取卷，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，備而納諸籠，以為常。康熙甲戌，卒於天平山麓之澗上草堂，時年七十三。

### 方密之不臣不叛

方以智字密之，為明末四公子之一，學者私謚曰文忠先生。明崇禎庚辰翰林。甲申，為睿親王所得，齋之降，不屈，釋之。逾年，桂王立於湖南，與瞿式耜並徵，將以為東閣大學士，亦不赴。旋遁為僧，隱居桐城之浮山，自號浮山愚者，又稱無可道人。不臣不叛，不降不辱，殆古伯夷、叔齊之流亞歟！密之於書無不讀，學兼漢、宋，旁及諸子百家，天算、輿地、方伎、雜藝無不通貫，著書凡百二十種。

### 敬一主人讀書鑿巫閭山

敬一主人高塞，太宗七子也，封鎮國公，世居盛京。善文翰，詩多清警，隱鑿巫閭山，讀書其間。常熟孫赤崖暘以事戍吉林，主人留之數載，遇赦始歸。

### 黃梨洲憑几雙肘隱然

餘姚黃梨洲入國朝而隱，嘗坐雪交亭，不知日之晚，倦則出門行膝畝間，已復就坐。如是而日而月而歲，其所憑之几，雙肘隱然。慶弔吉凶之禮盡廢，一女嫁城中，終歲不與往來，一女三年在越，涕泣求歸寧，問之不答。黃嘗曰：「自北兵南下，懸書購余者二，應捕者一，守圍城者一，以謀反告訐者二三，絕氣沙墀者一晝夜，可謂瀕於死者矣。李斯將腰斬，顧謂其中子曰：『吾欲與若復牽黃犬，俱出上蔡東門，逐狡兔，豈可得乎？』陸機臨死歎曰：『華亭鶴唳，豈可復聞乎？』吾死而不死，則今日者，是復得牽黃犬出上蔡東門，復聞華亭鶴唳之日也。以李斯、陸機所不能得之日，亦已幸矣。不自愛惜，而費之於慶弔吉凶之間，九原可作，李斯、陸機其不以為吾為怪乎？」

### 余若水不出城南一步

余若水，會稽人。明末畫江之役，補禮部主事，遷郎中。事去，逃之山中，郡縣逼之出見，乃輿疾城南，以死拒。久之，事得解。所居僅草屋三間，不蔽風雨，以鯨甲承漏。聚村童五六人，授以《三字經》。臥榻之下，牛宮雞架，無下足處。晨則乘未出，與老農雜作。同年生王天錫為海防道，欲與話舊，以疾辭。天錫披帷直入，擁衾不起，曰：「不幸有狗馬疾，不得與故人為禮。」天錫執手勞苦，出門不數武，則已與其婢擔糞灌園矣。天錫遙望見之，歎息去。冬夏一阜帽，雖至昵者，不見其科頭。嘗慨世路偏仄，遂疑荀卿性惡之說為確，至欲著論以非孟。康熙己酉月卒，年六十五，蓋二有四年不出城南一步也。疾革，黃梨洲造其榻前，欲為切脈。笑曰：「某祈死二年前，反祈生二年后乎？」梨洲泫然而別。

### 顧祖禹不願列名

徐乾學修《一統志》，設局於屯山，辟四方知名之士以為輔。無錫顧處士祖禹精地理學，固延之，三聘乃往。書成，將列名以上，處士不可，至欲投死階石，始已。或謂處士嘗游耿精忠幕，干以策，不用，乃去。

### 申覺盟無干世心

申覺盟名涵光，明遺民也。自見蘇門孫夏峰後，大書於門曰：「真理學從五倫做起，大文章自六經得來。」又題書室曰：「學古之志未衰，每日必擁書早起；干世之心已絕，無夕不飲酒高歌。」

### 張覆輿閉戶絕人跡

永年張覆輿，明諸生，與申覺盟同學齊名。崇禎甲申後得狂疾，築土室村外，閉戶絕人跡，穴而進食。歲時一出拜母，雖妻子不見也。入夜時有泣聲。

### 郭大臨竄身黃冠

常熟郭孝廉大臨，任俠尚氣，明亡後，即竄身黃冠，徧走江湖，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，卒無所遇。順治辛丑，餘姚黃太沖讀書雙瀑寺。雙瀑在萬山中，人跡殆絕，大臨忽走訪。太沖問何以知之，笑不答。問奚自，曰：「甬上也。」

### 何稚元叔姪同隱

何稚元名蔚文，浪穹人。五歲讀書，過目不忘，九歲能詩文。有大志。會明亡，屢有所謀，不就，遂與兄星文輩隱遯寧湖。家貧，四壁蕭然，詠歌自適，間為詞曲書畫，以發其怨憤之情。巡撫袁懋功聞其賢，徵之。謝曰：「吾家世受明恩，願以布衣終。」時人稱其有陶靖節之遺風。著有《浪植詩集、文稿》。年七十三歲而卒。從子素珩，字尚白，讀書有得，無意進取，與蔚文同隱於寧湖，自號荈碧漁家。【浪穹別名荈湖。】往來乘小舟，以琴樽自隨，出入煙波中，其高風亦不減於蔚文也。

### 八大山人以啞字署門

八大山人者，即朱耷，明宗室也。為諸生，世居南昌。弱冠明亡，棄家遁奉新山中，祝髮為僧，住山二十二年。臨川令胡亦堂聞其名，延之官舍。居年餘，意忽忽不自得，遂發狂疾，忽大笑，忽痛哭竟日。一夕，裂其浮屠服，焚之，還走會城，獨身佯狂市肆間。嘗戴布帽，曳長領袍，履穿踵決，拂袖踟躕行，市中兒隨觀譁笑，人莫識也。猶子某留止其家，久之，疾良已。

山人工書法，行楷學大令、魯公，狂草頗怪偉，亦喜畫水墨芭蕉、怪石、花竹及蘆雁、汀鷺，儻然無俗韻，人爭寶之。飲酒不能盡二升，乃喜飲。貧士或市人屠沽邀之飲，輒往，往飲輒醉，醉後墨瀦淋漓，不甚自愛惜。數往城外僧舍，雜僧爭鬻之索畫，至牽袂捉衿，不拒也。戚友餽遺之，亦不辭。貴顯人欲以數金易一石，不可得。或持綾絹至，直受之，舉懷素語，謂將以為襪。以故貴顯人求書畫，乃反從貧士山僧屠沽兒購之。一日，忽大書「啞」字署其門，自是對人不交一言。然善笑，而喜飲益甚。或招之飲，則縮項撫掌，笑聲啞啞然。又喜為藏鉤拇陣之戲，賭酒勝，則笑啞啞，數負，則拳勝者背，笑愈啞啞不可止。醉則往往泣下。

### 鄭孫段傅為四廢

太原鄭大元，偕孫緯、段樵、傅山隱沁源山中。旋歸柳峪，授徒自給，友一駝一啞一聾，號四廢，不知所終。傅有贈大元詩云：「伯陽愧汝，一飯不曾嘗。節苦甘溝壑，蒙亨小學堂。三人傷獨在，四廢寄情狂。手植芳椒老，辛紅滿夕陽。」又題墓碣云：「柳峪似谷口，姓選同子真。上京名不振，倫擬德彌尊。白日無朋友，黃泉有段孫。心期長夜合，抵掌論乾坤。」

### 李潛夫不受人餽

寧都魏叔子嘗游杭州，過嘉興，訪李潛夫。潛夫方絕糧，叔子探囊，得銀五錢，為之買米。因作書與周青士，屬其集知交數人，月為潛夫給盤餐。青士曰：「君意良厚，但李君不肯受人餽，君力不能，聽其餓死可也。」

### 杜于皇四壁蕭然

國初，杜于皇潛隱居雞鳴山下，足跡不入城市，四壁蕭然，炊煙常絕。偶有遠友過之，欲供一飯而無所措，以案頭《葉龍泉

集》易炊。食頃，口占一絕，有「看君咀嚼葉龍泉」句。有人詢以近狀，答書云：「昔日之貧，以不舉火為奇；今日之貧，以舉火為奇，此其別耳。」

### 謝南衡遇大寧洞黃冠

謝南衡者，武昌人，本姓朱。嘗遊黔、蜀間，至大寧洞，洞有黃冠，兀坐如枯樹，問之不答，試手觸其冠，應手墮地為灰。旁有一印，文曰「大寧巡簡司」。蓋此人明世為是官，鼎革後避地修真於此，坐化，印故所佩，雖入定，未嘗捨也。洞深處石壁，有羅念菴題一絕云：「海門千丈浪如山，一轉千年瞬息間。洞裏聞雷催雨急，作龍爭似作魚閑。」道流謂為念菴住靜處，不可知也。

### 汪魏美為三高士之一

錢塘汪胤字魏美，嘗舉明崇禎己卯鄉試。娶錢飛卿之女，盛備入門，誠之，乃屏侍婢，躬操作。明亡，棄科舉，姻黨欲強之試禮部，出千金賂其妻，俾勸駕。妻曰：「吾夫子不可勸，吾亦不屑受此金也。」嗣因兵亂奉母入天台。海上師起，群盜滿山谷，始反錢塘，居北郭外。室如懸磬，處之晏如。當是時，湖上有三高士之目，汪其一也。當事皆重之，監司盧高尤下士，一日，遇之於僧舍，問汪孝廉何在，汪應曰：「適在此，今已去矣。」盧悵然，不知應者即汪也。盧嘗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，約置酒湖船，以世外禮相見。其二人幅巾抗禮，盧相得甚歡，惟以汪不至為恨事。已知其在孤山，放船就之，終排牆遁去。

### 孫豹人隱居揚州

三原孫豹人隱居揚州，僦居董相祠，扁戶讀書。身長八尺，龐眉廣額，衣冠甚偉。初與尤悔庵未識面。一日，悔庵宴集某處，豹人甫入門，悔庵即離坐起迎曰：「此孫先生也，余固識之。」相與大笑。冕年築室數楹，題曰溉園，烹魚釜鬻，隱然寓「匪風」之痛也。嘗遊焦山，中流遇大風，舟中人失色震恐，豹人獨扣舷歌曰：「風起中流浪打舷，秦人失色海雲邊。也知賦命原窮薄，尚欲西歸太華眠。」

### 邵得遊遊山始笑

明亡，餘姚邵得魯，名以實，欲死之，以母老不果，遂祝髮為頭陀，狂走，入雪竇山中。妙高臺僧道巖者，故鄞廣文張廷賓，亦姚產，而沈史講會中人也，乃依之，苦身力，不與人接。鄞故都御史高斗樞物色得之，曰：「異人也。」遣二弟從之遊。周囊雲亦以僧服居白坑，時時過從；尋以省母，返居潭上園。

黃澤望志節夙與邵近，至是，居園中，夜共讀謝皋羽遊錄而慕之，曰：「方今豺虎滿天下，五嶽之志不可期矣，四明二百八峰，近在臥榻，宜峰峰有吾兩人履齒也。」於是始偏走山中。然山寨方不靖，所在多邏卒，而黃、邵衣冠奇古，頻遭詰難，不以為苦。問何人絕谷，不知所向，方茫然求故道，不可得。俄而峰回路轉，松竹梧桐甚盛，有雞犬聲，輒就之。茅舍一椽，中有幅巾者出，問客何來，則語之以里宅。笑曰：「吾亦姚人，避世居此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。」乃止宿，則告曰：「是為石屋山。僕為故孫公碩膚監軍，孫死海上，吾無所依，來此山中，遂與人世絕。」因相顧歎曰：「是真桃源矣。」黃嘗曰：「得魯自明崇禎甲申後，輔頰間無日不有淚痕，其稍稍開口笑者，遊山耳。」未幾黃卒，邵無所依，自是益下急，棄家投四明山之楊菴。時尚有一妾，邵去，亦為尼於菴中。每日晨昏，各上堂禮佛，此外，雖茗粥不相通。久之，皆卒於菴。

### 周唯一為無髮居士

明亡，周唯一棄官歸，遯入剡源。盡去其髮，葬之，為髮冢，架險立飄，榜曰囊雲。自稱無髮居士。剡源饒水石，則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間。王天錫求見，拒之曰：「咫尺清輝，舉目有山河之異，不願見也。」唯一名齊曾，鄞人。

### 閻古古湖山容身

閻古古名爾梅，遇赦後，別柏鄉魏相公、合肥龔尚書詩云：「君相從來能造命，湖山此後好容身。」述感謝之意也。其詠歌風臺云：「英雄原不羞貧賤，歌舞奚曾損帝王。嫚罵亦看何等客，腐儒原足使人輕。」至函谷關句云：「范叔西來人不識，田文東去吏猶眠。」

### 錢湘靈隱虞山

錢湘靈晚年隱虞山，老屋三楹，適當石梅之下，松陰嵐翠，到處青蒼。錢兀坐其中，擁書萬卷，咿哦不輟。過其門者，往往駐足窺之，流連不去，而錢自若也。室榜一聯云：「名滿天下不曾出戶一步，言滿天下不曾出口一字。」為三峰老衲頌揆書。

### 劉公勇著隱者服

潁川劉體仁字公勇。其父仕中，在明季以任俠著。時流賊大起，潁當賊衝，惟中日夜部勒其鄉人子弟，為潁捍守，其後竟死於賊。公勇甫弱冠，意氣卓犖，有父風。數往來兵間，為諸大帥畫策。及江南內附，入蘇門山，從孫徵君逢奇，著隱者服。然公勇為人輕財喜事，以交游為樂，實不能久留山中也。一旦，舍徵君，去之梁、宋間，與其故交把酒賦詩談笑，倨傲自若。

### 聖祖贊海內三隱

聖祖天章右文，凡耆儒碩學名山著書者，其姓氏多達睿聽。一日，李文貞奉獨對，上偶問今時夷退之士，文貞以宣城梅文鼎、關中李容、河南張沐對。上親筆記之御箴，屢語廷臣，嘉歎特至。中外聞風，因號文鼎等為海內三隱。

### 柴紹炳不應舉

柴紹炳入國朝，居南屏山，貧甚，屏絕餽饋，賣藥自給。其為學，於象緯、律歷、輿地、禮制、農田、水利、兵戎、賦役莫不研究。康熙己酉，敕舉山林隱逸之士，浙撫范忠貞公親詣之，請以應詔，固辭。

### 李二曲隱居讀書

李二曲名容，起自田畝，嘗一就科舉，遂隱居讀書，以理學倡導關中，修明橫渠，藍田之教，當時與孫夏峰，黃梨洲為三大儒。遠近皆重其學行，稱二曲先生。父信吾，從明監紀孫兆祿死賊難。家甚貧，母子相依，或一日不再食，或連日不舉火。布踵門求見者，力辭不得，則一見之，終不報謁；再至，不復見。有餽遺者，雖反，亦不受。母卒三年後，徒步之襄城，徧覓父遺蛻，不得。晝夜哭不絕。知縣張允中聞之，為立信吾祠，且造冢於故戰場以慰其心。乃負其冢土歸，告於母墓，更持服，如初喪。陝督鄂善以隱逸薦，自稱廢疾，長臥不起。庚熙戊午，部臣以海內真儒荐，繼之詞科徵，獨得昌明絕學之目，必欲致之，固稱疾篤。昇其牀，至行省，遂絕粒，水漿不入口者六日。大吏猶欲強之，拔刀自刺，乃得予假治疾。自謂不幸有此名，乃學道不醇，洗心不密，不能自晦所致。其後荆筐反鎖，不復與人接。已而聖祖西巡，欲見之，令陝督傳旨，辭以廢疾不至，特賜「關中大儒」四字寵之。

### 應潛齋卻徵

仁和應潛齋，名搗謙，既入國朝，遂棄諸生服。庚熙戊午，閣學李天馥、項景襄以博學鴻儒薦，潛齋舉床以告有司曰：「某非敢卻聘，實病不能行耳。」或舉泰山孫明復嘗從石介請以成丞相之賢，謂不必果於卻薦。潛齋曰：「我不能以我之不可，學明復之可。」乃免徵。范承謨浙浙，又欲薦之，遂稱廢疾。海甯州牧許西山請主講席，造廬者再，不見，既而曰：「是非君子中庸之道也。」扁舟報謁。西山大喜曰：「應先生其許我乎？」潛齋逡巡寺曰：「使君學道，但從事於愛人足矣，彼口說者適足以長客氣耳。」西山嘿然不怡。既出，潛齋解維疾行，曰：「使君好事，必有束帛之將拒之且益其慍，受之則非所安也。」化杭州太守嵇宗孟數式廬，欲有所贈，囁嚅未果，及見所作《无悶先生傳》，乃不敢言。後以志局請，辭之，則請下榻郡齋數日以請益，然但一報謁而已。

同里姜御史圖南視蹉返，於故舊皆有餽，嘗再致潛齋，不受。偶遇諸途，方盛暑，則衣木棉衣，蕉萃躑躅。圖南歸，貽越葛二端，曰：「雅知先生不受人絲粟，然是淺淺者，非自盜泉來也。」輒又謝曰：「笥尚有絺綌，昨偶感寒，欲其汗耳。」竟還之。平日坐臥小樓，一几一榻，書冊外無長物。弟子甚多，乃以樓上樓下為差，如馬融例。里中一少年使酒，忽叩門，求聽講，許之，居

三日，不勝其苦，去使酒如故。偶醉，持刀欲擊人，洵洵莫能阻。忽有人曰：「應先生來！」少年頓失魄，投刀垂手，汗浹背。潛齋撫之曰：「一朝之忿，何至此？盍歸乎！」乃俯首謝過去。

### 一壺先生蹤跡無定

一壺先生者，不知其姓名，亦不知何許人，蓋明之遺老，雪庵和尚、補鍋匠之流亞也。衣破衣，戴角巾，佯狂自放。常往來登、萊間，愛勞山之勝，居數載，去，久之復來，莫可得而跡也。好飲酒，每行，以酒一壺自隨，人稱之曰一壺先生。知之者飲以酒，即留宿其家。閒一讀書，輒卽歔流涕而罷，不能竟讀也。與即墨黃生、萊陽李生善。兩生知其非常人，皆敬事之，或就先生宿，或延先生主其家。然先生對兩生，皆瞠目無語，輒曰：「行酒來，余為生痛飲。」兩生度其胸中有不平之思而外自放於酒，嘗從容叩之，不答。一日，李生策蹇山行，望見桃花數□株，盛開臨深溪，一人獨坐樹下，心異之，曰：「其一壺先生乎？」比至，果先生也。方提壺下蹇，與共飲醉別去。其蹤跡既無定，或留久之，乃去，去不知所之，已而又來。康熙壬戌，去即墨久矣，忽又來，居僧舍，視其容貌蕉萃，神氣恂恂，異前時。問其所自來，不答，每夜半，即放聲哭，哭竟夜。閱數日，自經死。

### 紀伯紫為鍾山遺老

紀映鍾字伯紫，一字槩子，號慧叟，上元人，自稱鍾山遺老，與方文林古度齊名。白髮當歌，紅牙聽曲，說青溪舊事，娓娓倦。一日，與大梁周在浚雪客、楓江徐鉉電發痛飲燕市城西，有絕句云：「風雅松陵勝昔時，力裁偽體出偏師。徐郎本事從珍重，始信無情未是詩。」謂電發所輯《續本事詩》也。徐亦和云：「人物南朝賭酒時，過江僕射是吾師。猶餘慧叟風流在，悵絕青溪數首詩。」

### 錢近仁隱於補履

蘇州虎丘有錢補履墓。其人名近仁，以補履為業，嗜讀書，通知古今事。吳中士大夫稱為補履先生，汪稼門廉使樹基碣以表之。

### 洞庭丐者為隱君子

吳中洞庭山有丐者，隱君子也，貌似狂易。汪鈍翁記其數絕句云：「不信乾坤大，超然世莫群。口吐三峽水，腳踏萬方雲。有形皆是假，無象孰為真、悟到無生地，梅花滿四鄰。」

### 林茂之墨守

林茂之窮老金陵，《冬夜》詩云：「老來貧困實堪嗟，寒氣偏歸我一家。無被夜眠牽破絮，渾如孫鶴入蘆花。」夏日又無帷帳，或遺之，則以易米。施愚山曰：「夏無帷，病於寒無衣，君能守之，當為作註。」處士笑曰：「當守之以虎。」客皆絕倒。」後愚山自豫章寄一紵帳，書絕句云：「北牕高臥豈知貧，料理偏愁白髮人。紵帳親題林處士，草堂長伴百年身。」並屬同志者各題一幅，曰：「不問知為林處士物，即謂之墨守可也。」時茂之年八□三，猶老健如五六□許人。

### 朱竹垞以七品官歸隱

秀水朱竹垞檢討休官後，著書自娛，收藏日富。長洲韓文懿公葵嘗語門人張大受曰：「吾貴為尚書，何如秀水朱□。以七品官歸田，飯蔬飲水，多讀萬卷書也。」

### 三風太守歸隱

歙縣吳綺字園次，遷居江都，以部郎出知湖州府。有清操，不畏強禦，時人目之為三風太守，謂其多風力、尚風節、饒風雅也。解組歸隱，有園一區，荒穢不治。凡素文與詩者，多以花木竹石為潤筆費，不數月而成林，因名之曰種字林，日讀書宴客其中。

### 豸青山人夫婦偕隱

李鐸字鐵君，號豸青山人。隸漢軍，本勳臣後，當得官，不就。其婦翁為太傅索額圖。索當枋用時，聲勢隆赫，山人遠避之，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，偕其婦隱於盤山，買田豸峰下，構草舍，雜山畝以耕。其尤貧者，授之田而無所取。蔬材果實，與眾共之。賢聲遠聞。嗜茗飲，遇山谷幽邃處，輒掃葉煮泉，竟日忘返。見者曰：「此李山人茶煙也。」

### 逆旅主人乃隱君子

陳恪勤之被逮入都也，除夕，市米潞河。主人問客何來，曰：「陳太守。」「是湘潭陳公邪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是廉吏，安用錢為？」反其值，問寓何所。次日，門外車檻檻，饋米□石，書一函「稱天子必再用公，公宜以一節終始，毋失天下望。」紙尾不署姓名。問擔夫，曰：「其人姓魏。」訪之，則閉戶他出矣，蓋隱君子也。

### 徐康侯結廬小和山

錢塘徐康侯茂才浩，沈靜寡欲。康熙中，以治書入郡庠，一試秋闈，不售，即棄去，為疆吏記室。未半月，厭官廨之囂，留書別居停。居停驢其行，卻之，襪被歸。結廬小和山，自號和峰子，與金冬心、盛嘯崖唱和自遣。邑令聞其名，造廬請謁，穴牆遁。

### 梅岩真逸所遇之叟

梅岩真逸，不詳其姓名里居。年二□，學仙，歷晉、豫、燕、趙，遇林下耆老狀貌瑰異者，必從之游，反覆窮叩，稍有所得，即訂為兄弟。嘗由京師過熱河，僦居廢寺，年五□餘矣。一日，經木廠，見一老叟頰身玉立，須髯如蝟，心異之，叩其姓字，曰：「姓李，名君燦，字君燦。」問其年，曰：「猝不能記，但記生於明初。曾從宋金華先生受《春秋》學，由雁宕移居西湖頗久，至康熙時，始遷此地。」梅岩驚駭，揖而言曰：「叟倘得暇一痛飲乎？」叟曰：「可。」遂共入酒肆。從容問養生術，叟曰：「愛惜精氣神而已，無他術也。」既又詢知叟家相距不遠，酒後送叟歸。入山數折，澗水如玉，桃花盛開。入門，則三五童子拱立以俟。問童子為誰，曰：「□六代孫也。」言已，導梅岩入寢室。窗間花草數餅，案上焚木旃檀，日夕不斷，書卷惟《道德經》，《內經》，《大學》，《中庸》數種而已。梅岩曰：「聞叟為金華弟子，金華手蹟尚有存乎？」叟發笈出示，則手札數首，古色爛然，嗟賞久之。既而復請卻老方，叟曰：「但默體案上書，求之在己可耳。」後梅岩遊吳門，止於南薰樓，與一道人談及彭祖張三丰事，心怦怦欲動。道人別去，則默念此說果否，安得重訪李叟為印證之。忽報樓外有老人相候，延入，即李叟也。詢以何事來，曰：「知君惑於道人之說，頗念鄙人，故來一談耳。」梅岩即請曰：「道人之說，是耶非耶？」叟曰：「真人應世，元出無心，若以有心求之，失之遠矣。」於是市酒共飲，樂甚。明日叟歸，梅岩欲與之俱，叟曰：「珂鄉某君與子同志，某歲有急，子當拯之。他日同訪吾家，未晚也。」別後，梅岩以某歲濟某之急，如叟言。

### 厲樊榭隱而不仕

厲樊榭以孝廉需次縣令，將入京候銓，道經天津。查蓮坡留之於水西莊，觴詠數月，同撰周密《絕妙好詞》箋，遂不就選而歸。揚州馬秋玉兄弟延為上客，後遂隱而不仕。

### 方子雲索居屏跡

歙縣方正澍字子雲，忘情仕進，樂志衡門，古之賈浪仙、羅昭諫一流人。詩工體物，與袁子才同寓金陵，激揚風雅，詩壇采長，照耀江東。子雲賃屋長干，索居屏跡，於時詞客，罕有韻昂。故袁有《論詩絕句》云：「金陵從古詩人少，近有南園與古漁。更有閉門工索吡，無人解扣子雲居。」子雲著有《伴香閣詩》。南園為江都何士容，古漁為上元陳毅也。陳詩矯健，何詩清婉。古漁嘗尹文端督兩江時，欲延為鍾山書院諸生說詩，古漁呈詩，有「餓夫為將一軍驚」句，議遂寢。

### 諸琴溪為青浦隱君子

青浦諸琴溪，隱君子也。捐館之三日，邑宰孫溥致賻儀，且往弔。諸與孫素未謀面，又巷不容車，家人力辭之。孫曰：「我敬

其品，重其學。曩之不來，未敢以塵俗相溷耳，今當一奠，以展向往之誠。」遂卻輿蓋，徒步入門，而向靈帷瞻拜焉。

#### 圖鞞布築墓宇傍

學士圖鞞布，滿洲人，官至侍讀學士。貌清臞，中歲即以疾告而隱。築室西郊外里，竹籬茅檐，軒窗精潔，院中疊石為山，奇峰峯嶺，徑迂折，饒清趣。後圃蒔花種蔬，親灌溉。春秋佳日，偕宗丞曹學閔遍覽西郊蘭若，又嘗風雪中策蹇訪潭柘、戒壇諸勝。短裘笠帽，望之如神仙中人。好吟詠，有靖節、放翁之風。築墓宇傍，病劇時，告妻孥曰：「不必舁入城中，死即埋我於此。」言訖，端坐而逝。夫人從其志。

#### 何春巢隱居愛梅

錢塘何春巢名琪，嘉慶時人。隱居不仕，雅好花竹。尤愛梅，其庭院中，凡梅之種種色色幾備。嘗倩人寫一小影，簪笠短衣，席地坐，旁置梅花一擔，自題云：「賣花叟，擔花走。賣得銅錢復沽酒，花兒賣罷擔兒丟，賣賦還如賣花否？賣花叟，擔花走。」

#### 徐虛齋中年不入城市

嘉慶中，錢塘徐虛齋明經以誠，屢應秋試，薦而不售，築枕江樓於鳳山門外，而獨居之，歡歌自適。性寬大簡重，好潔，涕唾必擇所，坐處無纖塵。布袍整肅，澹如也。時方中年，足跡不履城市，近則默坐於櫻桃山麓，遠則散步於西湖之漪園。妻孥經歲火相見，日夕相從者，一僮一鶴而已。

#### 李我隱於江湖

江南生者，嘉慶間江南畸人也，隱於江湖。嘗遊湖湘、江西，不言姓字。年三□許，無鬚，長身頎立，動止倏詭。逢人輒談韻學，時或及經義，獨發奇論，聞者舌橋不能下。廬溪諸生林逢馨館之家，事以師禮，昕夕講貫。有以疑義詢者，輒曰：「出某書第幾頁。」檢之。果然，數□問，無一誤。性嗜酒，酣飲無算，醉輒佻傥悲嘯。與之游者莫之測也，遂妄避去。不甚喜見客，尤厭薄富家兒，有造謁者，則閉戶大聲讀書，俟其去，乃已。好習禮儀，暇輒設几席，招諸生，而己為之賓，繫辟自西墻上，跪拜聲折如儀，宛然叔孫通之綿蕞也。嘗語人曰：「聰明誠由天授，而強識盡人可為。日以寸紙記五六事，黏壁間，終歲所獲多矣。」其作字，必依許氏書。未嘗泚筆為文，而衣帶間恆繫片紙，視之，則所作《武寧盧氏澆園記》也。述經學，以漢魏為宗。縣令楊朝位館之半載。獨居，恆拊膺太息，若有大不得已於中者。一日，忽辭歸。嚙以金，卻之曰：「吾無所用此也。」遂去。或謂生實姓李，偶見其《贈蓑客》詩，自署「李我」也。語音類楚。或曰：「此楚之王百齡。」質之，皆非是。

#### 郭頻伽萬梅花擁一柴門圖

郭頻伽名慶，吳江人。嘗以《水村圖》索人題詠，同縣女士汪玉軫題之云：「深閨未識詩人宅，昨夜分明夢水村。卻與圖中渾不似，萬梅花擁一柴門。」頻伽乃倩奚鐵生補寫《萬梅花擁一柴門圖》，以代前軸。

#### 梁芷林七□歸田

福州梁芷林中丞，晚年歸田，有一印云：「二□舉鄉，三□登第四□出守，五□還朝，六□開府，七□歸田。」

#### 張南山安享林泉之樂

番禺張南山維屏，以進士宰湖北，所至有政聲，擢守南康。歸田後，閉戶著書，著作等身。有《國朝詩人徵略》行世。工詩，善書，老而彌篤，有嶺南三子之譽。嘗刻一小印，曰「乾隆秀才，嘉慶舉人，道光進士，咸豐老漁」。曾築聽松園於花田之濱，為著書所。性愛松菊，園植老松，沿畦繞砌悉佳菊。每當花盛開，即邀友游讌其中，酒賦琴歌，盤桓竟日，享林泉之樂者三□餘年。其絕筆詩云：「煙雲過眼總成空，留得心情紙墨中。書未刻完人已逝，八旬回首惜匆匆。」「偶墮塵寰八□年，飄然歸去大羅天。松溪花埭常游處，或者詩魂泛畫船。」

#### 何蓮舫隱居邗上

江陰何蓮舫太守自廣信罷官，隱居邗上，託業淮澹。自刻《悔餘庵全集》行世，胎息《莊》、《騷》，曾文正公劇嘉許之。嘗手書一聯以貽之曰：「千頃太湖，偶與陶朱同泛宅；二分明月，合隨何遜共移家。」

#### 徐山雲補梅孤山

錢塘徐山雲茂才時，既屢應秋試不售，乃絕意進取，就六世祖文敬公潮清風草廬旁築屋以居，慕林和靖處士風。道光丁酉，與同理汪介眉、沈念農、孫闈青諸老輩補梅孤山，以寄岑寂。同治辛未，闈青自湘中還，訪其種梅處，題詩壁間曰：「空廊苔履宛然新，重訪寒花幾愴神。記自碎鋤明月後，又拋三□六回春。」

#### 劉省三掛冠遺世

合肥劉銘傳字省三，起家淮軍，轉戰江右，建業回疆，被爵歸田，年甫及壯。其《遣懷》云：「自從家破苦奔波，懶向人間喚奈何。名士不妨茅屋小，英雄總是布衣多。為嫌仕宦無肝膽，不慣逢迎受折磨。餓有糗糧寒有帛，草廬安臥且高歌。」自新疆歸，即掛冠遺世。嘗居金陵莫愁湖，恆策小驢，尋老僧禪佛。有《題報國寺慧真和尚游春圖二絕》云：「桃花如錦草如茵，一杖遙遙物外身。春色萬山仗誰管，神仙多半出家人。」「踏青攜杖到零岑，繞澗穿林緩步行。山水多情常供佛，不教春色動禪心。」

#### 朱研臣隱居胥山

朱研臣提舉大勳，錢塘人。以所居在大井巷之吳山麓，自號胥山老農。少丁亂離，方粵寇擾杭時，倉皇出走。亂定歸，棄舉子業，得官亦不出，以詩酒自娛。春秋佳日，輒與二三同志小集樂山草堂，為文讌之會。樂山草堂襟西湖，枕錢江，風景清幽，以城郭而有山林之勝者也。女承芳，字蓉笙，髫年知書，嘗云：「吾家居胥山，固秀色可餐也。」後適同里徐珂。

#### 汪笑儂隱於伶

汪笑儂名儂，自號伶隱，皖人，仕而優者也。光緒中，以明經得鄉選，大挑用知縣。挾資次京師，自以新貴將得官，乃謀置一妾與之省，不知其適為宗室女也。事聞於臺官，奏之朝，按驗，例當斬。汪有家奴私請曰：「其無救乎？」汪曰：「救可為，惟必有任其罪者，乃得耳。」奴曰：「誠能乞得主人命，奴萬死不辭也。」汪曰：「審乎？」奴曰：「第勉為之，奴誓無悔也。」汪知其誠，乃出資賄朝貴，遂坐奴買獻罪。

#### 奇丐隱於乞

榕城之西市，一日來一丐，臉瘦身矮，衣衫藍縷，手一布囊，囊囊然不知中貯何物，蹣跚道上，口作吟詩聲。途人皆奇之，有佇而觀者，有踵其後者。繼至一隙地，以布囊委地，向衣袋中取出一紙，鋪地上，字大如錢，為端楷，上書「四海散人痛告」六字，下敘其由浙入閩，尋親不遇，見逐於逆旅居停，腹枵三日，是以呼號將伯，解囊助予，云云。時觀者多憫之，仗助銅元數□枚，丐者殊弗顧，徐向布囊中取出一書，高聲宣讀，中多隱約語，其音清朗嘹亮。久之，始俯身拾地上錢，攜囊行至一書坊前，昂然入，將所乞錢購書數冊，束於腰，彳亍而出。或詰之曰：「爾奚有閒資購書？」丐者嗤之以鼻曰：「子鴻鵠耳，寧知我志哉！」弗顧而去，後亦不復見其人。